

《想飛》得獎感言——

· 李崗 ·

空軍要的不是一個心臟，而是一顆高貴的心

沈司令、兩位副司令，各位空軍的弟兄們大家好，我是李崗，本來原先在上海，安排是今天晚上才會回臺北，但特別提前到昨天晚上特別趕回來領這個獎。其實當初籌拍《想飛》，完全不是爲了想得這座獎，在這之前也沒有這個獎項。這次專程趕回來，想要親自領這個獎的用意有兩個，一是當然來說聲謝謝，二是衷心的想說聲加油。

說謝謝，是因為我從小就認爲，戰鬥機飛行員是世界上最帥的男人，當戰鬥機飛行員的夢想一直停留在我的夢中。但戰鬥機不是汽車，你想開就能開，當然空軍也不是只有飛行員，要所有在座的人合作才飛的上去。到自己當電影監製時，總想拍一部空軍戰鬥機飛行員故事的電影，今天在這裡謝謝國防部和空軍司令部的支持，雖然最後並沒有讓我真正的開到戰鬥機，但總算幫我圓

了個夢，要不然「想飛」不要說「飛」，連想都不用「想」。

這部片來自我自己的idea，之後



司令沈上將於慶祝大會上頒贈李崗導演獎章證書。

劇本的發展，我都親自的參與。在這段進行的過程中，種種從戒嚴到民主，從中華民國到臺灣的演變，我有太多的話想說，當然其中都有我喜歡與不喜歡的部分，但那是我成長的記憶與情感，很想把它們完整的保存與呈現，所以最後就決定自己下來當導演，也拍掉了半條老命，終於完成了這個《想飛》的夢。

最後，影片完成後的宣傳活動中，高雄的首映是辦給三軍官校的同學們看，尤其是空軍官校的同學們居多，在現場看著他們又哭又笑的樣子到不行，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們的未來與希望。

上映後在臺北，官校五十五期也就是當時空軍劉司令的年班，那班還曾經出了兩位副司令，他們全班和眷屬們包了一場，還請了前行政院長唐飛先生一起來看，看完之後他們全體起立唱空軍軍歌，又哭又笑的話從前，有人笑著說當年是怎麼被學長整教官罰，有人虧某人是怎麼樣的談戀愛，有人情不自禁地對著也在現場的女主角高喊「許瑋甯我也喜歡妳！」，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過去那一群熱血沸騰的年輕大男孩，和那失去了很久的榮譽感與尊嚴。

外交部也包了兩場，一場是給各

國駐臺使節，和部內的人員及家屬，另一場是在加州包給華僑們看，在他們和華僑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一個失落了很久的「國家」。

《想飛》在整個製作的過程中，我結識了很多的飛官朋友，每次到他們的辦公室或家中，牆上總會掛著同事或同學們的合照，沒有意外的每個人都會指出說，這個、這個、這個：都不在了，同伴們幾乎都是走了一半，大概沒有一個行業的耗損率是這麼高的，而且這幾年還不是在戰爭時期。

拍攝新店空軍公墓的那場戲，勘景時看著那整遍的墓園，一個個為國犧牲來自四面八方方的年輕生命，每段碑文都是那麼的淒美動人，尤其是那天傍晚，看著遠處一個在墓前放著束鮮花的年輕女孩，鮮花旁有一瓶應該是那男孩愛喝的飲料，和一個我看不太清楚，應該是屬於他們之間某種信物的物件，那女孩靜靜的坐在那兒陪著那男孩說話，她沒有哭，我哭了。在後製的過程中，我每天面對著那一幕幕的畫面，就像那女孩靜靜地陪著那男孩，對著那再也喚不



李崗導演與夫人陳煥華女士於本軍部史館前留影。

回的墓碑，說著或許他聽的到也或許聽不到的話，我總是止不住的流淚。記得在國中的時候，國文要背課文，有一天晚上在背林覺民的「與妻訣別書」時，「意映卿卿如晤，如今與汝永別矣：」，想到在當時的環境，知識分子是真多麼的珍貴，一個機

會條件這麼好又新婚的人，爲了提升這個社會，和那麼多不相干的人們，放棄了大好的未來與享受，即將要與自己最珍愛的人永別，我一邊背一邊哭，怎麼會有這樣的人，我真的做不到在整個《想飛》的過程中，那種感動不停的湧現，當然在空軍中也有無數像這樣的榜樣，在那整個大時代中有多少人做了這樣偉大的抉擇。

整個《想飛》令我最驕傲的一件事就是無論資金、工作人員、演員、特效、音樂、音效、美術等，它百分之百是中華民國製造的，我們是有這麼多優秀的電影工作人員、自己的空軍、自己的F-16戰鬥機和自己「國家」的。很安慰在將近六十歲的年紀，爲臺灣留下了一部《阿罩霧風雲》，爲中華民國留下了一部《想飛》。

第二個親自來領這個獎的用意，是想在目前這個國軍弟兄士氣跌到谷底的時刻，來這裏說聲「加油」，記得在我年輕的時候，那個年代的人們同時歷經十大建設、校園民歌盛行，也面臨中美斷交和臺灣退出聯合國，但當大家看著臺視轉播著鄧麗君全國勞軍的畫面時，每一個人都覺得很幸福。那時大陸上流傳著一句話，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，鄧麗君甜美的歌聲，衝破了鐵幕，也柔軟了兩岸所有

人的心。那是個純真年代，每個人都想去勞軍或覺得能幫阿兵哥做點什麼，是件很光榮的事情。曾幾何時國軍變成過街老鼠，是大家糟蹋羞辱的對象。

無論是社會主義、資本主義國家或任何一種體制，沒有一個國家是不尊敬自己的國家和軍人的，不要說社會主義，連美國這麼強調個人主義、人權與民主自由的國家，在球賽前都要唱國歌和跟退伍軍人致敬，我們不用幫軍人爭取人權與自由，軍人沒有人權與自由，就是因為軍人犧牲了自己的人權與自由，我們才會有人權與自由，所以我們要感念與尊敬軍人。

要把一個人訓練到絕對的服從，把國家、責任、榮譽、別人的生命財產放在自己生命的前面，那是違反人性的，進忠烈祠是個假相，孤兒寡婦過一生是真相，那須要有非常高貴的情操和強烈的榮譽感，才能撐的住這個假相。曾經有多少懷抱著浪漫與純真烏托邦情懷的年輕人，熱情的奉獻出生命建造的國家，又經歷了多少家破人亡的付出，和漫長險峻的過程，才能有今日珍貴但脆弱的榮景。我的愛情還停留在《羅馬假期》，我期待的世界裡，純真浪漫的熱情不能消逝，國家、責任、榮譽的信念不能模糊。

人們是看得到與感受得到別人的世界的，在那個世界中充滿了純真浪漫，是有責任感能犧牲奉獻的。

《想飛》劇中，張家豪在羅教官葬禮中致詞時的最後一句臺詞：「空軍要的不是一個心臟，而是一顆高貴的心」，在李政亮上校、莊倍源上校兩對夫妻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中華民國空軍傳承下來的「高貴」。而羅教官遺書中留給家豪的最後一句話是「人都是孤獨的被困在自己的世界裏，我知道你能飛也想飛，盡情的飛吧，也帶著心怡一起飛吧！」每個人都想飛，那是一種純真、浪漫、自由與激情的嚮往，我想飛與帶著自己所愛的人一起飛，那是最基本的良善人性，人跟動物最大的不同，動物只有生存與鬥爭，人類雖然也要生存與鬥爭，但是人類也會反省與提升自己。我想做人，不想做動物。沒有這樣的嚮往與追尋，國家與軍人的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追尋烏托邦的熱情不能褪色，國家的歷史與純真信念不能模糊，建構一個能包容、反省與提升的世界，和把國家、責任、榮譽放在生命前面，用勇氣與智慧讓我們自己和帶著我們所愛的人一起飛吧！

國軍加油！中華民國加油！

民國一〇五年八月五日

李崗



司令沈上將與籌拍本軍優良影片有功人員合影。